

忙碌的國三生活，每天都將自己壓縮再壓縮，好在又厚又密的考卷堆裡，尋求生存空間，吸得新鮮空氣。上週末，豔陽高照，這是酷寒的冬天中，企求不得的。因此，就和父親散步至自由廣場。

有多久沒有和家人一同出遊？有多久沒有和家人閒聊？有多久沒有張開雙臂迎接和煦的陽光？升上國三的我，把自己化身成一部機器，每日在固定的軌道運行：學校、補習班、家。難得可以卸下螺絲，走一條未被制式化的路。我和父親披上簡單的大衣，踩著涼鞋便出門了。

一路上，都是我這聒噪的女兒不停問問題，像剛孵化的小鳥，急於想知道一切。父親總是不疾不徐地回答，有時還附上一堂「五分鐘告訴你人生大道理」。我抬頭看看他，眼角的魚尾紋，額上的抬頭紋，鼻翼旁的法令紋—原來他老了。他的每條皺紋間，似乎都蘊藏著人生哲理，每當他笑、皺眉或眨眼時，那些哲理好像被擠出來，同時也擠出了一些蒼老和愁緒。

走至主建築時，父親佇足了很久，我也停下我的腳步，他看著台階，說：「你和哥哥小時候就坐在這裡，一人坐一階，我就大概站在這幫你們拍照，好可愛啊！」我看見父親眼角閃爍一下，接著視線就逐漸模糊了。他說：「我今天帶你來這，二十年後，如果有幸的話，換你帶我來，如果有幸的話。」此時，我低下頭，因瀏海遮住眼，不希望父親看到我掉淚，但淚就像串好的珠子，一粒接一粒，不斷續。二十年後，也就是二零四零年十二月十九日，我三十五歲了，阿爸呢？我不敢計算。我用鋼琴最左邊的琴鍵的音調，微微地回「嗯。」。

爸沒說，我都沒發現，時間這無情物，乘著阿拉丁的魔毯，咻就飛過了。升上國中後，和父母相處的時間有多少？一天扣除在校的九小時，以及睡眠的八小時，剩下的七小時還得分一部分給生活瑣事，真正相處有多少？從襁褓時期為我們換尿片，到國中規劃未來，平時最關心我們的是父母，但是最疏遠的也是父母。拚課業之餘，是否也該拚一下親情呢？我不禁思索。

繁忙、乏味的生活中，其實也未必全然無趣。像父親這樣的一兩句話，常能使我深思課本以外的問題。生活中的小觸動可能沒有國文課的華麗詞藻，可能不如理化需要一個精確的解答，也可能不像數學要經繁複的計算，但是這類最簡單的事情也最能撥動我們心中最天真質樸的那條弦。